

韦庄《菩萨蛮》“人人尽说江南好”词意解说

汤振洪

蔡义江先生析韦端己《菩萨蛮》词意，以为“词的主题是赞美江南”（见《唐宋词鉴赏辞典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。苏教版教参引为参考），细读殊觉不妥，思之再三，思归似是正解，今从三个方面试为探析，以期和大家共同探讨。

一.开篇。此词开篇以“人人都说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”领起，很容易使人想起白居易《忆江南》词，不妨拿来做些比较。白词以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”一句起手，用意虽也在赞美，但在运思上却与韦词有很大的不同。白居易说江南好取的是自身的角度，韦端己说江南好，借的是别人的口气，借别人口气说“江南好”，下文既可认同，也可持异，这就有了回旋的余地；以自身的角度直说则不能有此。不仅如此，白居易说江南好是一线直下，由“江南好”的赞叹，说到“风景旧曾谙”，引发对江南美景的回忆；韦端己则潜流暗伏，别生它意：“只合”是“只该”，“本应当”的意思，为什么说游人本应该在江南老去？“江南好”也！因为“江南好”，游人本应该在江南老去，但多少事本应该这样做，而事实却想着那样做，只为别有原因也。词人借“人人”说事，用“只合”二字非常巧妙地隐透出思归的意绪。若依字面直解，便难知其妙。唐圭璋先生说此二字云：“‘只合’二字，无限凄怆，意谓天下丧乱，游人漂泊，虽有乡不得还，虽有家不得归，唯有羁滞江南，以待终老。”于“只合”二字上看出“无限凄怆”来，可谓只眼独具，不过唐先生于意旨的解读，未免发挥太过。“唯有羁滞江南，以待终老”云云，似乎说作者于无奈之下只得“安时处顺”，这样理解，将词旨定格在明确的抉择上，既淡化了作

品对江南之美的赞美，也消解了作品关于思归之切的表达，太过未免不及。其实词人借他人之口赞江南，说游人“只合”江南老，用的是比衬之法，拿江南之美足以留人，而思归之心又让人难于安处来做比衬，以表达归思难抑、“信美”难留的矛盾和情思，从而使文情委婉深致，以收深婉曲达之效。若依唐先生之说，除了意蕴单一外，也少了深邃委婉的韵致。

二.意脉。词人既以“只合”两字居首安放，紧接着自然就有两层意思应当说清，其一是江南果是如何？其二是游人如何抉择。江南果是如何呢？顺此一意，接下来词人就以四句描写加以承接，以典型事物写江南之美，其中“春水”两句写江南风物，见出风物之丽；“垆边”两句写江南人物，见出人物之美。这四句均是承前而来。怪不得“人人都说江南好”，今番亲历，果不其然！这里，词人不仅以自己的经历证实了“人人”的说法，而且以动人的描写表现了自己对江南之美的认同。江南如此之美，是依他人之说留在江南，还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回归故里？顺着这个意思，接下来要表明的自然是一个如何抉择的问题了，“未老莫还乡，还乡须断肠”。初看此句，词人似乎已为江南美景所迷醉，准备终老江南了，但传世佳作，平常处最忌做平常看，而此句最耐寻味者，笔者以为莫过于一“莫”字。“莫”是“不、不要”的意思，“莫还乡”是说不要回乡，是谁想还乡，又是谁在劝说其“莫还乡”呢？一个“莫”突出反映出了词人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。归思不切，则江南足留，唯有难留，故而踌躇难决，词人在还乡和滞留江南上做艰难抉择，归思难抑而终于至无可如何，唯有以“还乡须断肠”来自宽，有家

难回的忧思便令读者不难想见！通观全词，词人以“人人”之说起手，突出“只合”之意，中间具写江南之美，以为坐实，末尾用“未老莫还乡”以自宽，于清丽简朗之间见怀乡思归之苦，意脉贯注，语浅意深，非深味不可得。许昂霄《词综偶评》评韦词，云其“语淡而悲，不堪多读”，移以论此，精准切中，似能得词人之魂者。王国维说韦庄词“情深语秀”（《人间词话附录》，深得韦词语言秀丽而情感内蕴的特征，若以“赞美江南”之旨断之，非特皮相，直有郢书燕说之嫌。

三.风格。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云：“‘画屏金鹧鸪’飞卿语也，其词品似之。‘弦上黄莺语’，端己语也，其词品似之。”“黄莺语”不唯清丽，且也婉转，从词风看，韦庄此词，于清丽婉转实兼而有之。叶嘉莹先生以“直曲”论之，表达似有出入，但大意则与王氏差近，而分析却更为具体，《论韦庄词》谓：“韦庄词清简劲直而不流于浅露者，即在其笔直而情曲，词达而感郁。其《菩萨蛮》五首，如‘人人尽说江南好’、‘而今却忆江南乐’，及‘未老莫还乡’、‘白头誓不归’诸句，用笔皆极为直率，而细味之，则其中正有无限转折之深意。”（《唐宋词名家论稿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）清代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：“韦端己词似直而纤，似达而郁，最为词中胜境。”细读叶先生之论，似本陈氏之说而申之者。上述诸家，或大体论之，或具体析之，语近而意同，均不失为探本之论。

汤振洪，语文教师，现居江苏海门。责任编辑：王玲